

護迎合。偷取寵祿而不顧異日宗社生靈之憂。如侍郎周思敬者。真可痛恨也。臣讀思敬之疏。大槩謂朝鮮之役。爲勞敝中國。謬哉。此說無論無識。亦且不忠。思敬以爲今日之興兵動衆。爲救朝鮮乎。非救朝鮮也。所以自救也。今日之水輪陸運。爲煩費乎。非煩費也。所以省費也。臣請詳言之。蓋使朝鮮如琉球暹羅等國。遠在海外。則可不救。使倭奴得朝鮮。禍不在於中國。則可不救。又使倭奴得朝鮮。或無大志。亦可不救。又或朝鮮如往時全盛。方能抗倭。亦可不救。又使卽不救朝鮮。朝鮮能不折入於倭。亦可不救。乃今皆不然也。蓋朝鮮與遼東接壤。乃我卧榻之側也。非若琉球等國。遠在海外。倭得朝鮮。以爲巢穴。退可以守。進可以寇。中國從此無息肩之期。昔者許儀後曾見告矣。儀後預報於萬曆十九年。今其揭具在。言一一驗也。揭言倭奴欲犯中國。借路朝鮮。使朝鮮蚤降倭。則朝鮮不受兵。而中國久被禍。是朝鮮代我受兵。當救乎。不當救乎。果救朝鮮乎。亦自救乎。卽今往救。已爲後時。倭飽我飢。我勞倭逸。勝負之數。尚未可知。况

孤軍深入，後援不繼，撫臣楊鎬、大將麻貴，寄命虎口，總督邢玠，如坐漏舟，朝鮮君臣危若朝露，倘思敬之，邪說得行，無論朝鮮君臣勢不能支，必折而降倭，使楊鎬、麻貴於危地而棄之，即三四萬東征之軍士，陷沒可知也。思敬獨不思及此乎？何其忍於誤國也。如此，臣故曰：今日之興兵動眾，非救朝鮮，所以自救也。事有省而實費，有費而實省者。思敬棄朝鮮之說，彼所謂省也。不知棄朝鮮，則與倭為鄰，東當守遼東矣。稍折而東南，則當守登萊矣。稍折而北，則當守天津。

矣。又折而南，則當守淮揚矣。又當守浙江矣。又當守

倭也

此

諸處

即

朝鮮

無

志

未

嘗

不

防

閩廣矣。處處添兵，處處增餉，省乎費乎？費而僥倖無事也。猶可言也。費而不能保無事也。禍不止於費也。

臣不忍言也。故與其守之於沿海，畝守之於海外，與其處處設守，畝若守之於朝鮮一處，與其待朝鮮既矣，取而守之，畝若乘其未敝，併力而守之，與其以我守倭，畝若借力朝鮮以守倭。此其費之勞逸多寡可知也。且陛下不備寧夏乎？不備甘肅乎？年不惜數百萬守之者，所以防虜也。藉令倭無朝鮮以間之。

陛下能宴然無東顧之憂乎。朝鮮爲國家不侵不叛之臣。爲我捍禦東。倭二百餘年於茲。是二百年皆省也。是我二百年不費之寧夏甘肅也。不計大省而徒計暫費。何思敬之闇於計也。大凡事止於興革損益之小故。則當計費若關係國之存亡安危。不得言費。雖竭天下之全力且爲之。所全者大也。臣故曰今日之水輪陸運。非煩費也。所以省費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思敬獨無人心乎。陛下試召思敬詰之。不救朝鮮。能保朝鮮不折入於倭否。朝鮮折入

於倭。能保倭不入犯否。倭入犯。能保中國無事否。救而中弃之。能保楊鎬麻貴全軍生還否。陛下赫然以此數語詰問思敬。萬一思敬能保焉。非臣所及。若不能保。則天下之事去矣。夫都人臣爲國家計利害當平。易氣勿黨同。勿求勝。人咸言思敬此疏爲掩飾前非而設。果爾。非大臣忠於國謀之道。晚宋人唯是議論求勝。禍人國家。及黨碑樹而鐵騎已渡河矣。此最國家大患也。伏望皇上思導諛之言不可聽。剝床之計不可忽。伏乞敕諭大小臣工同心共濟。一

皇明通志 卷之九 九
意以防倭為務。至於沿海地方撫按仍當移駐要害。練兵積餉。毋如尋常虛文塞責。

明職掌以重軍國大計疏

明職掌

臣等於本年四月初六日。接到兵部劄付。准戶部咨。借本寺老庫馬價壹百萬兩。臣等仰奉。明旨。自當將順。何敢喋喋。惟是臣等待罪馬政。職在典守。軍國大計。關係不小。等今日不言。異日誤國之罪。萬死奚贖。以故不避煩瀆。敢據實為。皇上陳之。蓋本寺老庫馬價。自嘉隆以來。封識惟謹。不許擅動。誠謂老

庫之銀。即外廐之馬也。無事折而為銀。有事出以市馬。以備非常。所以拱衛神京。固安根本。慮至深遠。節奉。明旨。不許借討。歷歷可敷。故自嘉隆至今。老庫

馬價。所積幾至千萬。及後各部率意借討。遂至濫觴。始曰不得援以為例。後卒以為例。始猶兵部支請為

例。自後各部亦借請為例。婚借猶曰勒限補還。及後

竟不補還。日減一日。歲削一歲。以故屢年千萬之積

借同金故空乏乃爾

萬曆中三大征

率

始盡。今僅存二百萬有奇耳。所謂儲蓄不備。卒有水旱盜賊。無能以應。而國非其國者也。夫富家巨室。欲

保其家。且夜所以慮不常。防盜賊者備至周密。况以堂堂神京。所恃以戒不虞者。空疎至此。可爲寒心。臣等蒿目焦心。計無所出。方思遵旨取償。該部原借銀兩。不虞今又借討百萬矣。卷查戶部所借本寺。米百餘萬。不爲不多。舊借未還。新借踵至。况本寺僅存貳百萬。今一借百萬。饑堪幾借。竊恐不數月。寺帑盡空矣。寺帑空則神京幾無馬矣。神京何地。今日何時。帑竭馬乏。何以爲國。或曰事有緩急。亦有輕重。等重從急。等急從重。京師之重。視邊圉何如。譬之邊圉

手足也。京師腹心也。未有剜心血以補手足者。近見天象告變。河源已竭。民心騷動。亂萌已形。陰雨網繆。不可不慮。是京師備禦當急乎。當緩乎。倘一旦有警。欲徵馬則無馬。欲市馬則無銀。倉惶失措。誰職其咎。往者庚戌之事。至今念之。令人心悸。夫天下利害事。惟身親之而後心知其苦。今太倉空匱。九邊告急。計臣知也。若寺帑匱乏。後禍難任。計臣豈知。故計臣今日之請。臣等今日之執。所謂各痛各癢。無非爲國。非敢動意氣。爭區區衙門體面已也。體面之爭。小軍國

之計大。臣等竊見宋之季世，臣子不求爲國濟事，動輒求勝，卒誤人國。臣等竊恨之，臣等所以不敢默默者，非敢求勝爲。陛下守此官耳，挈瓶之守，手不失器，况軍國大計乎。伏望皇上俯念根本之重，加意桑土之計，勅下兵部酌議。彼此務有老庫錢糧，應否堪動，所借錢糧百萬之數，應否當從。從長計議，奏請定奪。庶馬政有賴而大計不誤矣。

宜從民便以昭節愛疏

便民節愛

臣竊惟東南梓柚，供天府之需舊矣。歲供不闕，夙有成規。督造責之司府，辨驗委之按臣。沿行以來，上下俱便。近因該庫題改太監魯保兼管督織，無亦以邇來逋負數多，欲令催督解進。母後時耳，不知法非仍舊，則議論滋多。事當創始，則規制宜定。近據魯保手本及各府文移紛紛往來，議論不一，各執異同之見，遂成道傍之謀，語多煩碎，不敢瑣瀆。天聽大都初據魯保既欲解銀，又欲解機戶。在有司則謂銀可起解，機戶實不願解。蓋解銀雖有羨餘秤兌之苦，若在有司。解機戶則有跋涉拘繫之苦。若在機戶。近據魯

保手本已准應天府解銀自織免解機戶矣乃于蘇州府則又令該府召織但只解銀夫段自府織銀自府給豈不良便乃該監又欲解銀無論解而復領領而復給道路如織何不憚煩且使放銀者而不問織造之事織造者而不知給價之數中多不妥實為難行此有司有詞相持不決也延至今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楷馬從聘反覆思維欲於兩議相持之中求為歸一至當之策倘果以解銀為便如魯保近從應天府之請銀自該監給段自該監織異日

段之精否解進之收否該監獨操其權獨任其責而有司不與焉誠為簡便善事若謂蘇松額有局匠難

照應天府例聽令該府自織段成報監查解以毋失

其督理之權亦無不可若謂專敕督理權當總攬即

如內臣孫隆亦奉專

敕督理者每歲段自該監織

甚矣

造工完令戶赴府領價沿行已久相安無事此又

良規可循府稱便者也至於羨餘扛解湏酌議成

數務從寬恤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若夫應天府

坐派急缺段五疋先估合用料價鋪墊等銀共三

孫隆督亦稱國然其所為尚在情理內後來者益

萬八千九百八十餘兩。後因魯保議增羨餘計無所出。欲議加派。民窮如此。其何忍言。欲撥庫藏。隨處懸罄。萬無可議。惟有議留料價而已。既經各府具詳前來。應合具題。伏乞敕下工部覆議。上請俯將應天府坐派急缺段五千疋。合用價杠鋪墊等銀三萬八千九百八十八兩一錢六分九厘八毫七絲三忽九微。准留本府三十一二三年分解存。及各縣未解四司料價銀。及三十四年分營虞都三司料價銀。奏解該監給織起解。倘有贏餘仍舊解部。其餘各府急缺歲造段疋如解銀赴監。則織務全歸魯保。一切秤收。惟以工部法馬爲準。段成解進。該監自有專責。不得累及有司。如不解銀赴監。則督織仍屬有司。查驗起解務從體恤。嚴禁參隨勒指。以甦民困。庶上供不悞。下民獲安。所以昭節儉而溥皇仁者。在此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月壽災禍只部前命而散
各并豔血。氣祭祭到。障計以。致九月。燕土。封不。封可
又休。同。收不。氣。陰。扶。豔。俱。替。帶。外。氣。休。同。查。總。法。氣
以工。精。去。無。為。詳。對。太。氣。無。蕩。豔。自。休。專。責。不。群。累
豈。對。天。收。無。難。此。豔。俱。滋。毒。全。制。膏。汗。一。世。休。專。責。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二

徐孚遠闇公 冰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正勳勒貞

編輯

興轅文叅閱

梅客生奏疏

疏

梅國禎

為叛丁倬亂異常時事萬分可慮疏 寧夏倥賊

近見邸報

丁州永陽等賊上擅權據城掠堡

此非常大變 唐藩之禍猶有甚焉最可恨者逼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使總兵張維忠疏列巡撫党馨罪狀其二十餘條之內多係款虜以來題准遵行此其意蓋隱然暴揚時弊以煽惑各邊其謀更不軌矣今之議者不過曰變起倉卒衆由脅迫緩之可散其乍念黨急之恐堅其致死之心不知各惡權勢已成諒非淺其心必不肯悔禍其黨又無敢先發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狂謀愈成黨與愈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脇從愈多人心愈疑既難以俟其自定又不可嚇以虛聲外有勾連內有觀望近者蠶食遠者震驚將來之患有不

可勝言者矣爲今之計非力勦無以定禍亂非分別無以宥無辜非詔赦無以安脇從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用豪傑非便宜無以中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氣科臣王德完請羅豪傑真爲濟時之急昨見寧夏各堡多爲所制而平虜叅將蕭如熏獨能相持則任將之明驗也以臣私計求舊易于得人使功不如使過除各邊見任及已經調遣不宜更議外若退閑可任則無如原任遼東總兵李成梁者屢經戰陣紀律嚴明其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楨皆負大

李氏不當用之于遼東若用之

別鎮使捕反者則先聲足以攝人

將之才李如樟李如梅又為少年之傑其家丁自各有官守之外尚多同心敢戰之人世受重恩必不自頽于末路屢經論列更思昭雪其前功年力未衰威名久著各邊將領誰不畏服上下相信父子同心不惟勇略足以成功亦且先聲可以奪氣若慮其權多分屬地非素歷宜于文臣中暢曉軍情實心任事者公舉一人監其軍事謀勇相資調遣隨宜他如開任及戴罪將領史宸張應種麻貴馬孔英倪敏政等或素經戰陣或膽勇過人皆可隨軍使之自効若遼東

素代曠日持久或令伊子原任總兵李如松先往料理。勢限起行。即未必刻期擒勦。斷足以制其死命。天威既臨。不敢四出。魚遊釜中。勢必自亂。附近營路。恃以無恐。他方觀望。憚而自戢。待首惡正法之後。大加賑恤。使朝廷之威惠並行。紀綱大正。此機宜之當決。宿將之當任也。若失此不圖。臣未見其得策矣。然臣又聞之。罅隙將成者。當急為補塞。琴瑟不調者。必改而更張。今寧夏之變。正罅隙將成之會。而致變之由。則琴瑟不調之驗也。我朝事。自洪武以至嘉靖。一時。

推論。疑。有。原。委。

也。自隆慶以至萬曆十八年一時也。自十八年以至今日又一時也。蓋洪武以至嘉靖。虜無歲不犯。我無歲不備。各軍雖有戰守之勞。無尅削之苦。嘉靖以至隆慶。和議旣成。不修戰守。各軍雖有尅削之苦。而無操練之勞。今時則異是矣。外實修和。內欲兼戰。修和則不免仍尅削以爲媚虜之資。兼戰則徒有操練而無首功之望。臣前疏有云。不加矜恤而尅削是。聞使之治生不給。發身無階。已逆知其有今日之弊矣。卽總兵張維忠疏內所列。據臣所知。有載在會計錄

者。有新經題准者。有係寧夏舊例。有在各邊通行。諸如此類。皆以節省爲重。以矜恤爲輕。暫行于無事之時。尚難以得其心。相沿于用武之日。其何以免其怨。巡撫党馨不能變通。而更爲嚴峻。以致叛軍借以爲名。鼓衆倡亂。紀綱大壞。人心動搖。宜勅兵科會同彼處巡按御史。逐款清查。或係原舊有行。或係党馨作俑。當因者。明著爲例。當革者。卽爲調停。此弊政之當清者也。又如京營軍士。素稱虛設。有急則慮其孱弱。而別爲調遣。閑暇則畏其訛言。而不敢深求。臣前疏

中思有以鼓舞之。而言不見用。近見侍郎王基條陳四事。悉切實用。臣叩其議論。採之人情。慷慨敢爲人樂爲用。若卽以本官。授之協理。聽其主張。而又明賞罰。均勞逸。察疾苦。教技擊。黜數月。而人心悅。期年而神氣壯。內之以護衛神京。外之以風示遠近。仍通行各邊督撫。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悉心條議。毋畏浮言。毋沿舊習。惠行而威令可施。政平而驕悍自服。其有處置失宜。苟且塞責。訪實叅奏。別選賢能。此皆救時之急務。轉移之微權。伏乞採覽。卽賜允行。不惟一方之倬亂可平。而各邊之人心悉定。撫督不至掣肘。而外夷亦將落膽矣。其餘有關大計。先爲諸臣已言者。臣不敢復瀆也。

第五疏

寧夏事情

臣奉勅監督官兵。親詣討賊。除同總兵官李如松調兵前往外。近見賊情狡詐。嬰城自守。陽示卑順。以緩我師。廣結虜衆。以爲聲援。意待秋高。虜集而後公然橫逞。其情甚明。而其勢甚急也。臣之所誓。在披肝膽。以和將領之心。同甘苦。以作士卒之氣。宣威信。以散

賊虜之黨。體主恩以全勝從之命。至于攻取進止。在相度機宜。廣集衆思。難以預定。此皆臣之得以自盡者。其有勢不得自盡者。不得不望之。陛下也。伏望勅部覆議上請施行。一曰論諸臣以急公義。辭廉藺同心。秦不敢侮。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是也。今討逆諸臣。自督撫以及將領。皆負重望。權各不同。萬一各持意見。不相協和。則僨事不小。須得嚴諭。務以國事為重。一切嫌疑禮數。不得介意。臣到之日。與之歃血設誓。有二心者。天地。祖宗。是糾。是殛。至于用兵

之際。無分彼此。或當其前。或應于後。或以攻城。或以阻隘。犄角相資。首尾互應。皆得論功。庶師克在和。而戰必勝。攻必取矣。二曰賞完守以鼓忠義。寧夏之變。各堡瓦解。而平虜獨完。則論功當以勦賊為首。而如○此○則○人○自○勸○偏裨各軍之用力闔城士民之同心悍○不可泯者。宜查功次大小。即時行賞。城內居民。悉加賑恤。其死于戰鬪者。更宜優給其家。庶人知忠厚之益。而各自思奮矣。三曰分順逆以散虜黨。賊之所恃。惟在勾虜。而虜之所以為賊用者。非有骨肉之親。情好之素也。

不過利其子女財帛耳。夫受恩則朝廷爲重。計利則撫賞爲多。虜亦未必不見及此也。但順逆不與分別。則彼亦無以自白耳。宜遣通官查問。曉諭有原不助賊。或始助中止者爲一等。卽與嘉獎。其效順有能擒獻賊首者爲一等。照依欽定賞格。厚以封賞。仍以各賊資財。盡數給予。其有諭之不改。甘心從逆者。又爲一等。是自取誅夷罪在不赦。容臣等會同諸將嚴兵以殲其衆。分銳以搗其巢。庶虜勢旣散。而賊膽自寒矣。四曰專責以制虜患。虜會所近鎮城。各有督撫總

協等官。如督臣魏學會親駐花馬池。極爲得體。則清水興武橫城一帶。可保無事。至于延綏宜責之賈仁元。固原責之沈思考。甘肅責之田樂。及各該總鎮將領等官。虜如不動。則相安無事。若稱兵內犯。則嚴兵固圍。以遏其鋒。或虜往寧夏。卽出師搗巢。以牽其勢。須多方偵探。使不得動。庶我兵專力于賊。而各鎮之功。不在討逆之後矣。五曰豫儲侍以濟士馬。寧夏餽糧。不啻千里。樵採供爨。無所取給。近聞偏關之外。絕無藁草。非先行置辦。恐時刻缺乏。則人心不安。須行

司道及管糧府佐等官。或百里或五十里。定委一官。駐劄常川撥運。務令有餘。仍多發太倉及馬價等項銀兩。解赴軍前。不但行軍犒賞。不可稽遲。卽賊平之後。除賞功外。修理城堡。安撫人民。招補軍丁。所費不貲。用之有餘。卽貯庫藏。以抵日後京運。不得妄費。若臨期請討。將何能濟。此猶萬分至緊。不可緩者也。六曰禁妄殺以安人心。驗賊首級。與虜不同。虜有灸痕。中痕種種可辨。賊係中國之人。倘妄殺冒功。不惟負所以討賊不宜割級也陛下好生之意。而適以堅從賊者死守之心矣。臣請惟臨陣斬獲者。准以首級報功。其四外不時勦捕。須令生擒。准與首功同賞。容臣會同各官審實。或卽時誅戮。或監候待奏。或從權釋放。至于破城之後。猶宜嚴禁。有妄殺一人。及擅入民家者。卽時梟示。以正軍法。庶功無冒濫。而民知有生矣。

第八疏

寧夏事情

寧夏事情已經二次具奏。自是以來。督臣魏學會。信臣之真。而臣亦憫學會之苦。相與約誓同心滅賊。臣感其忠誠。盡心計議。學會每夜露香跪禱。願以餘生

魏督臣於討逆甚有功以積勞被違不旬日而西贖一城生命彼此布置事有端緒除一切瑣屑不敢

賈陳外自七月二十一日開閘放水城被浸壞四面

各數十丈軍心踊躍以為必克三十日夜賊駕船十

一隻偷乞參將達雲所守堤岸擒縛軍士被提督李

如松冲退斬獲一十六名至八月初一日參將來保

所築堤岸被水冲決遂棄前功幸初六日賊據教場

麻貴奮勇占奪初七日賊修東城俞尚德親往擒斬

自此喪氣不敢復出城中糧盡樹皮敗靴悉以充食

飢民擁賊早求招安賊因給之曰朝廷已有鐵牌招

安奈諸將匿之欲盡殺爾輩愚民盡為所惑我軍亦

以為言臣知其然于十一日大出榜示略云許朝等

既求招安先將城內飢民開報限三日內迎大兵入

城分別賑濟如有疑畏先將飢民赴河西寨給領至

十五日又出一示云三日已滿既不開門又不放出

支領顯是各賊原無求招實意要將闔城餓死又令

我軍勞苦軍民之心始共恨賊十六日魏學會遣千

總潘宗把總劉祿到城跪稱鐵牌已到誘其出迎暗

約諸將出即擒制或進而圖之葉夢熊亦差標兵百

餘暗伏接應。事機可成。謀洩而止。二十日着力兎打。正把都兒合黨助賊。先該魏學會調有防堡人馬。李如松又遣遊擊李寧往鎮北堡勦殺。二十一日虜又渡河。從李剛堡進入。離城僅三十餘里。臣見事急。欲待督撫傳示。遠不及事。欲自行調遣。又嫌侵越。惟令標下把總張澤等領兵百人。先往埋伏。後臣中軍李如樟挺身願往。臣壯而遣之。令其約會麻貴李寧王通李有昇等領兵三千。李如松恐其有失。親領千入。手馘虜首。虜衆大敗。各賊失望。我軍懽聲雷動。皆云。

希有之捷。原任總兵劉承嗣。又將決隄修補。水復到城。督臣葉夢熊許約撫臣。至期親督攻打。以賊勢度之內。絕民食。外無虜援。水一到城。必多頽壞。萬無不克之理。倘不如意。惟有坐困。但恐軍民盡爲餓殍。各賊尚支一年。邊地早寒。八月已雪。三軍野宿。何能久存。不徹則恐生他變。勢必散屯各堡。無奈將心漸離。皆稱有病。臣與蔡可賢蕭如熏再三調停。尚不能挽。倘人心一弛。則虜賊復合。着打已被殺敗。莊吉求撫未得。賊知其有恨于我。而以重幣購之。東西並進。腹

背受敵。不惟喪其前功。抑且有後患。此臣之所甚恐也。雖事權與臣無干。而狗馬之心。不能自己。謹條爲六議。惟陛下察之。一議恩澤。昔越王投醪。而三軍心醉。楚莊拊循。而十人挾纊。蓋誠意之感人深。而衣食之及人淺也。陛下端居九重。慮周萬里。何嘗一日忘西征將士哉。顧屢蒙皇賞。皆視爲常例。不知所自。似宜特發綸音。念將士寒苦。卽以在軍銀兩。各給冬衣。容臣等宣諭。使人人明知聖意。則一時鼓舞。奚啻紫貂裘帽之賜哉。三議塘報。從來各邊軍情。皆據

第二條

將官塘報。臣在軍中。極知其弊。如虜本數十。則曰數百數千。本未見虜。則曰彼此砍殺。止獲一二首級。則曰殺死數多。盡被扛去。軍士多被殺掠。則曰中傷軍丁。尚未查數。如臣在營中查問我軍有無被擒。皆曰無有。忽賊放回竇元等十一人。皆節被擒縛。獨非軍乎。問賊徒有無出城。皆曰無有。及捉獲奸細王羊等數人。皆從城內出邊。其未獲者。尚有數十。獨非賊乎。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此臣之具奏。必查核明白。不敢止據塘報。自同欺罔。如沙湃之敗。雖在河東。與臣無